梅村家藏藁

四

梅村家藏藁卷弟二十三　文集一

雜文一

尹氏論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曰君氏卒君氏聲子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世卿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夫隱生稱公死稱薨其攝位無明文歐陽修疑之胡居乎不備禮於其母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隱稱公而母不稱夫人隱公順其死父而歉其生母哉且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曰隱之母也穀梁曰隱之妻也夫使爲母隱無二母也其爲隱之妻則母稱卒妻稱薨母稱氏妻稱夫人隱之大罪也春秋何以不書不書何以示訓左氏無傳杜氏曰此仲子也桓未爲君隱已爲君隱桓之君其爲尊卑也微桓未爲君而終爲君其母卒先稱夫人以權可也隱既爲君而將不終爲君其母卒稱夫人以權亦可也故尹氏爲聲子非也其曰天子之大夫天子大夫尹氏吉甫後也吉甫有大功而賜氏族于周其後爲幽王三公以亂國政幽王之崩距平王庚戌崩五十餘歲此尹氏者吉甫之孫師

尹之子也其爲師尹之子名滅爵絕不可以世其爲吉甫之孫功在王室不可以不世春秋世卿則譏之常武之勤其謂何而忘之也曰春秋之責尹氏世執朝政爲周亂階夫有甚甚之辭焉如是則必尹氏之族絕於隱三年之夏五月春秋告天王之甯而書之曰亂人亡矣亂人亡矣迺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氏令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前此有卿後此有卿此一卿者弗稱王命弗亂王室何獨取載于春秋也夫上書三月庚戌天王崩下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天王實以壬戌崩其去辛卯三十日爾春秋之義王后崩太子卒不赴則不書夫天崩地坼新王在疚東方之諸侯魯姑息實不至而復以一上大夫卒遣王人以赴告乎然則尹氏何居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以尹氏歸而立其主汪曰尹氏鄭大夫也公立而尹氏未有爵命疑其人以身爲鄭臣保隣國之公子而越在魯境公立之後耻邀天之功而受魯爵老而不仕以爲高于魯不惡于鄭其卒也公應臨其喪史臣書曰以重之

其例爲內大夫則非內大夫也例爲外大夫則外大夫不書卒且不終於鄭書鄭非所以爲訓也故去爲書氏示不臣報有功爾

祭仲論

竹林之論祭仲也曰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逢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夫仲祭邑之封人也爲公娶鄧曼生昭公而有寵失正甚矣君薨太子立國人未附仲爲鄭國而往省于留之鄙邑又不戒備而見執于宋爲仲者死之已耳公羊傳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夫鄭昭公之爲公子也敗北戎之師獲其二帥大良小良甲首三百宋人豈昭公敵哉其失國出奔繇乎祭仲也祭仲相先公執其國柄自左右親近以及管庫之士皆仲黨也祭仲以爲君則君而已矣祭仲以爲讐則仇而已矣昭公即位之日濮雍姑在內祭仲在外可奈何使祭仲見執辭以必死宋人挾厲公而求入焉國人憤祭仲之執而讐厲公吾未見宋人之師得焚渠門而入大逵也君何以必死國何以必亡祭仲不死突入忽出終至兄弟分國魯宋稱兵君幾以死而國幾以亡者祭仲之爲也然則仲舒以爲知權者

何仲舒親見高后之世平勃以知免如公羊所言少遠緩之則少帝可故廢而代王可故立夫平勃亦幸成功耳假令少帝如子突有臣如雍糾縛侯能綰皇帝璽授之代王哉王倘辯奉淵明而廢方智當是時齊人克東閭矣梁之從齊祉稷之故也而陳翼先因之以爲國禍君子以罪倘辯若祭仲又何以處之哉逢丑父死以免君而見非祭仲生以逐君而見賢是春秋教亂之書也甚矣其謬也

王室卿士論

周平王以後卿士大夫克奠王室者惟富辰單旗好强諫王孫滿饒智略劉康公論禮單襄公稱詩以諸侯之步言視聽諏諭乎天下而內史過內史叔興之屬災祥生死占其表應近乎文史卜祝之間當是時諸侯之士勇者劾其力智者通其謀策慮腦腐奔走乎當世而王朝卿大夫酒與之辯貌失而論服妖考咎徵而言鬼事不亦末乎然而以諸侯之暴戎車之强卿材之衆三川天下之衝諸侯之師免胄超乘日過乎其郊終諡然於二三卿士之言而不敢動則又何也夫侯不發幣於公卿而陪臣之聘享天王迺有私賄罪人不執歸於京師而上宰之爭政大國聽其獄詞周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衰也匪徒君之憂實甚士大夫蓋亦岌岌矣倉庚陽樊之鄙人耳登城之呼一奮其氣晉軍退舍豈赫赫宗周必無其人哉周士大夫之謀曰苟得其勢不煩干揔苟得其情不須強武人固有志盛於三軍而氣衰於脫劍貢玥於超距而流汗於樽酒禮使之然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人而無禮不死何爲今吾觀列侯與大夫而皆知其及庶幾或有鬼神焉夫禮之可以服天下也又益之以死能無懼乎不然夫以王章之不修也侯度之不恪也受玉而容情非若請隧之徵稱伐而語犯非若爭田之罪也爲彼而猶獲福爲此而遂及禍此不必然之說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萇弘事周靈王諸侯不朝周周力少乃明鬼神事設射鯉首鯉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夫事鬼神依物怪欲決人死生而身且不免見殺則鬼事恢譎不經矣故禮不足治而事鬼神鬼神不足事不得已而仍教之以禮禮與鬼神雜用以治乎諸侯者衰周之道也記曰殷人先鬼而後禮先賞而後罰禮者所以賞而鬼者所以罰殷道然矣殷人尊神事鬼而後禮其衰也君臣以刑戮威侮諸侯慢於鬼神而殷亡周人尊神事鬼而先禮其衰也君臣以禍福諷告諸侯

懾於鬼神而周弱雖然周士大夫猶能以動作威儀之則正告天下浸淫乎戰國縱橫之士恫疑虛喝以邀諸侯其所謂鬼神則又遷爲七日之蘘神東國之桃梗迂罔鬼瑣而不信而儀秦代厲之屬皆周人也嗚呼此亦禮之失也

伍胥復讐論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者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爲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撻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掾鞭撝笞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干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爲闔閭闔閭欲爲興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日諸侯不爲匹夫興師遽楚讐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爲人深沉好謀彊忍有洛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郤之役貪宋於檇舉

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忌以同官之恢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諂其子之不愛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於鄙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尙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爲吳卽其所以爲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驅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慶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概反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尙所稱仁者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廬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戮辱先君之尸以恐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圖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爲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讐以爲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共褒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隴而汚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紀

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讐尙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强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於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嚢瓦司馬戌之妻夫費無忌殺伍胥而嚢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其嚢瓦若也而謂子胥爲之其說尙可信乎昭王之奔鄖也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及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冤其不受誅明矣非鄖公比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讐也吳師旣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爲雖遇昭王猶將爲之諱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墓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爲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鏤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讐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敵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爲人臣者

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讐之義者矣吾故辯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宋魏兩彭城王論

宋文帝弟曰義康封彭城王爲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領司徒魏孝文帝弟曰勰亦封彭城王加侍中除中書監假中軍大將軍領司徒此兩王者後均以事見殺余每讀其傳未嘗不三太息焉史稱宋文有虛勞疾義康盡心侍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日不寢彌日不解衣而孝文之不豫也勰泣諭上醫祈請懇至見者莫不嗚咽晝夜不離左右衣不解帶亂首垢面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嗟乎天子之子天子之弟明德懿親代不乏賢若夫修家人之禮講布衣之歡分形共氣友于骨肉三代而下未有及兩王者也義康性好吏職素無術學勰則敏而耽學雅好屬文此其識度豈可同日語哉且義康於內外衆事皆得專決施行植黨固權勢傾天下勰也入贊大政表解侍中出總六師苦辭軍要逮夫晏駕彌留親賢受託而涕泣陳讓辭勤請免自古有親賢侍疾而大行遺詔許其冲退者乎若使義康處此劉湛孔脩秀之徒必向尚書僕曹索晉立康帝故事矣義康也誅則勰也宜免迺此兩王均以冤死則又何也義康

既闇大體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遂用及禍勰因長兄之重未忍驟離萬年之後固早慮及此而辭蟬捨冕難遂初懷騎虎握蛇終見情忌雖其後高肇小人枉殺賢王事匪劉班釁殊殷鐵此與車子受禍本末較然顧當馬圈大漸魯陽發喪北海謂大得人情咸陽則料其爲變卽有孝文手詔而宣武之疑夫已甚矣此高肇之譖所以入也宋文猜忍無親推及同氣鄭伯克段殆又甚焉孝文始終恩禮式好無尤而周公金縢奕世不免嗟乎嫌疑之際豈不難哉推而遠之且不可況居之者乎然義康竟廢爲庶人而魏殺謚武宣追尊文穆終有天下是其子孫元順有言積德必報是或然也

梅村家藏藁卷弟二十三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二十四　文集二

雜文二

郊廟考

國家祀典南北郊有合祀有分祀祖禰有專廟有合廟鍾山之陽鍾山之陰國初李善長所上議也十二年上感陰雨而大祀殿之享親更樂章世宗從夏言之請建泰神殿皇祇室而分祀之禮定昭穆有異宮太宗爲世室嘉靖中廖道南所疏請也二十年羣廟災廷議以太廟左右地勢湫隘爲同堂異室而合廟之禮成從南北郊祭者二十四壇從祖禰祭者十五王十七功臣二十四壇之祭日月有別享曰朝日壇夕月壇山有附祭曰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天壽山純德山十五王之祭壽春王於高皇爲伯霍王以下七王爲兄今書曰高伯祖考寶應以下八王爲侄今書曰脅伯祖考十七功臣之祭武甯以下八人爲王六王爲開國二王爲靖難殉國以下七人爲公五公爲死事一公爲靖難一公爲追封永義一侯誠意一伯誠意初次六王忠武之上今次公侯永義之下此我朝郊廟之大略也

若夫配食之議建文徹仁祖而郊高皇仁宗因高皇而進成祖世宗則祈穀並侑二祖而大享獨躋獻皇祧寢之議憲宗升祔而議祧德祖禮官駁論而主祧懿祖世宗則親盡上及四親而大祫兼隆太祖奉先之時享景神之告致玉芝之藏主於外朝則已違於四時則已疏展親之儀也孝穆之享奉慈孝烈之饗弘孝恪之饗神霄其尊之則立別廟其罷之則祔陵宮母后之道也夫國家祀典始於高皇而盛於世宗高皇天造之日博集羣儒稽參經術郡國不立廟列侯不酹金上帝絕感生之誣始祖無違禰之失且夫製樂歌者九章房中協律之曲不得陳矣定籩豆以十二山林川澤之實不得登矣大庖祝竈通於庶民京師泰厲達之天下涇昏之鬼不得進矣四夷之山各祭於方支子之社則從其望矯誣之祀不得列矣若此者高皇敬共明神宋濂陶安樂部鳳之倫釐正之力也世宗初即位興獻之禮上既已撓羣議推事獻皇至於羣祀非有以大秩之無以示當世諸臣微知上指勸上立九廟開明堂行大禘上冊寶美哉洋洋乎禮樂之盛而何云豐昵也京師故有金闕玉闕祠或曰永樂十五年禱之絕有驗故爲立宮其若太和山觀廬師仙潭皆雜祀也上下以爲神迺營新

廟作之西苑先醫高滌甕神馬祖山公水伯司海司舟罔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然而封不及泰山望不過安陸曰茲勞民故抑而不議也

復社紀事

自制舉藝之法行其撰著之富單行可傳無如臨川陳大士際泰大士與其友羅文止萬藻章大力世純艾千子南英實共爲此學三子者僅舉於鄉大士久矣諸生未遇也金沙周介生鍾始以制藝甲乙天下其推重者曰臨川曰萊陽萊陽宋九青玫父子兄弟治一家言於臨川不及也然最以科第顯蓋介生爲此說踰年而吾師張天如先生諱溥從婁東往復社之舉自此始初先生起里中諸老生頗共非笑其業以爲怪一時同志蘇州曰楊維斗廷樞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彝仲允彝曰陳卧子子龍而同里最親善曰張受先采讀書先生七錄齋海內所目爲婁東兩張者也受先舉戊辰會試第三人九一進史館是爲崇禎改紀之初年先生以貢入京師縱觀郊廟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我國家以經義取天下士垂三百載學者宜思有以表章微言潤色鴻業今公卿不通六藝後進小生剽耳傭目倖弋獲於有司無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於誦法孔子之

徒無他詩書之道處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臨雍講學丕變斯民生當其時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尊遺經砭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乃與燕趙魯衛之賢者爲文言志申要約而後去受先既筮仕臨川綱維張設一以古循吏爲師先生歸盡發篋中書視其傳寫之蹟駁箋解之紕繆點定而鈎貫之於制舉義別芟訂以行世顏曰表經曰國表昭本志也楚熊魚山先生開元用能治劇擢知吳江縣事以文章飭吏治知人下士喜從先生游吳江大姓吳氏沈氏潔館舍庖飲食於其郊以待四方之造請者推先生高第弟子呂石香雲孚爲都講石香好作古文奇字浙東西多聞其聲而湖州有孫孟樸淳銳身爲往來紹介於是臭味翕習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南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秦晉閩廣間多有以其文郵致者先生丹鉛上下人人各盡其意高卑隆洽沾丐遠近矣三年庚午省試胥會於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試爲江西姜燕及先生椒發維斗袁然爲舉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偉業輩凡一二十人列薦名吳江吳來之昌時亦與焉稱得士而大士同時始舉於其鄉主者從廢卷中力索之迺遇燕及先生猶以不得介生有

餘恨云四年辛未偉業舉禮部第一先生選庶吉士天下爭傳其文而艾千子獨出其所爲書相訾謷千子之學雅自命大家熟於其鄉南豐臨川兩公之言未嘗無依據顧爲人褊狹矜愎不能虛公以求是嘗燕集弇州山園卧子年十九詩歌古文傾一世艾旁睨之謂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論文仗氣罵坐卧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而逃去已復僑居吳門論定帖括挾異同賈聲利故爲抑揚以示縱橫非其讀書本指已先生既篤志五經諸史不復用制藝與千子爭長短獨取其事折衷於介生介生之從兄曰仲馭鑑南司農郎著風節解官謙授南都兄曰簡臣銓才不及弟與弇仲卧子同舉丁丑進士介生生平執友大士七十登第九青官已踰九卿髮鬚公輔矣介生淪落諸生自如也先生初以少長兄事介生既顯貴傾介生客顧修舊節唯謹於事必首介生而已爲之下介生亦不以貧賤故少有所抑損世稱友道以周張爲難受先既謝病歸先生亦請假還里公廉於郡邑無所私謁先生性好士窮鄉末學粗知好古攻文輒許與不置口賴其獎擢成名者數十百人臺使者視所言以爲取舍以此附麗益衆或稍乘其氣淩籍於人而士之不見齒錄者多褊心不能無望受先即遇

同輩亦多所摩切敢爲激發之行歟以古法治鄉黨閭左銖兩之奸輒誦言誅之若惟恐其人弗聞知者兩公性不同相愛見則互教誡所不及介生卧子亦貽書規之然終不改當復社未起時吾郡虞山錢牧齋吳門文湛持姚現聞三君子由忤璫召用牧齋以枚卜爲烏程相許奏罷歸其同時奏對稱旨先烏程大拜者陽羨周挹齋先生主辛未會試在先生及偉業爲座主自以位尊顯無所稱於士大夫間欲介門下士以收物望尋謝政得請而烏程竊國柄陰鷙慘覈謀於其黨刑侍郎蔡奕琛兵給事中薛國觀思所以剸及東南諸君子先生捐郤太息蚤夜呼憤其門弟子從茗譬閒來者具得相温陰事名爲廉潔奉法實縱子弟暴橫鄉里招權利通金錢先生引滿聽之以爲笑譁語稍稍流聞相温時盛修郤虞山思一舉并中之未得間也會上憂耳目壅閼詔吏民極陳時政闕失山陽一妄庸武生上書言事蹺拜吏給事中梅內輕躁險詖之徒競思鈎奇抵巇以封事得官相温陰計此便遂鈎致陳履謙張漢儒與謀履謙漢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師而政府遣腹心延之東第密受記告牧齋及其門人瞿公式耜所爲不法相温從中下其章銀鐺逮治而復社之獄並起先